

政界

「长篇小说」

杨川庆 著

政界

Chengji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FENGHONG
凤凰联动

「长篇小说」
杨川庆
著

收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界/杨川庆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214-06045-7

I. 政…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9433号

书 名 政 界
著 者 杨川庆
责任编辑 刘沁秋
特约编辑 刘恩凡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7千字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045-7
定 价 27.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秦江涛与同学在北京的告别酒喝到一半的时候，金海善提了一句：“不知江晓丽现在过得怎么样？”在场的另外四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几乎是同时附和道：“对了，自从毕业再也没见过她，江涛，她怎么样？”秦江涛一大口酒咽进喉咙里，看着五位同学盯着自己的目光，面无表情地说道：“听说还在龙城市教学呢。”然后就不再说什么。大家想起了秦江涛大学时与江晓丽的恩恩怨怨，也就不再言语，只是把酒杯又举了起来，说：“来，祝江涛明天离京返程顺利，也祝江涛官运亨通！”秦江涛笑了：“我一个省委政研室主任，给领导写字的，哪有什么官运？”金海善说：“你现在已经是正厅级了，是领导身边的人，位置可是举足轻重啊！”秦江涛说：“我这个正厅级和你这个国务院大部的副司长相比，是人微言轻啊。你签了一个字，几亿元、几十亿元的项目就立了项，那才是举足轻重呢！”大家说笑着，把酒喝了进去。这时候，秦江涛还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一个决定让他的命运与龙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他在那里的一切事后将令老同学们唏嘘不已。

秦江涛乘坐的从北京到省城的飞机是上午 11 点降落在省城机场的，司机李小保到机场接站。进到市区的家门时，已经 12 点了。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对随后进来的李小保说：“小李，把东西放在门后吧，一会儿我整理一下。”

李小保弯腰把东西放好，抬起身看着秦江涛，问道：“秦主任，还有别的事吗？”

“没事了。你快回去吃午饭吧。”秦江涛冲李小保摆摆手，将自己的头仰在沙发的靠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秦江涛闭上了眼睛。他想稍稍休息一下，吃点饭，然后到妹妹家去看看妈妈。自己在中央党校地厅级干部培训班学习了一年，还是寒假回来过春节时看的老人家，一晃快过去半年了。

手机这时响了起来。秦江涛不情愿地走到门口，从司机刚才放到那儿的拎包里拿出手机接了。电话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何维嘉打来的，他问秦江涛到家没有。听到秦江涛的肯定回答后，何维嘉正式通知说，下午 1 点 30 分，省委书记林振亚，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昌，省委主管干部的副书记李一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谊在林书记办公室找秦江涛谈话。

秦江涛合上手机盖，心想，自己挂上省委副秘书长一职的事看来是定了。他的前任由于年龄的关系，去年初到省政协任职，他就由副主任接替了主任职务。省委政研室主任按常规要挂省委副秘书长衔的，还未等省委研究此事，他就到北京学习去了，这一学习就是一年。

秦江涛想着，踱到了厨房，准备下碗面条吃。厨房里显得零乱，妻子郭金娅与女儿秦蕾早晨吃饭用过的碗筷还放在餐桌上，一只碗里还剩半碗稀粥。“这个秦蕾！”秦江涛叨咕了一句。他要是在家里，是不允许女儿剩饭的。这个在农村养成的习惯，他一直保留着。不仅仅是吃饭不允许剩饭这个习惯，还有别的习惯。难怪郭金娅有时嘲笑他：“你呀，改不掉原来的习惯。”

秦江涛刚想从碗柜里拿出一把龙须面，心“忽悠”了一下，他的手停住了。不对呀，今天下午与他谈话的省领导中，没有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任命

一位省委副秘书长，省领导也没有必要集中谈话呀！秦江涛大学毕业后，除了有三年在下面一个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其余时间都在省委工作。从1982年初分配到当时还有的省委农工部，再到省委组织部，最后到省委政研室，这个经历使他对政界格外敏感。他后悔刚才忘了问一问何维嘉谈话的内容了。可是能问出什么呢？省领导谈话之前，何维嘉不会透露任何信息的，这点自己应该很清楚。那么，在北京首都机场答应单位中午为自己接风就好了。早晨候机时，秦江涛给单位打电话，告诉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他乘坐哪个航班及预计到达省城的时间。副主任说马上安排接站，并说中午找一家饭店为秦江涛接风，班子成员全都参加，再加几个中层干部。秦江涛硬是拒绝了，只让司机到机场接他。其实，他也想与同事们聚一聚，可昨天晚上与在北京的五位大学同学喝酒喝多了，候机时脑袋还“嗡嗡”疼，只想早一点回家休息。现在想想，聚一聚，还能问问省委的一些情况。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是郭金娅打来的，她让秦江涛自己准备饭吃，中午她回不来了。秦蕾今年由初中升高中，想进省重点中学师大附中，但中考的分数比分数段低几分。郭金娅找了不少人，才把秦蕾弄进去。今天中午，郭金娅招待师大附中的几个校领导吃饭，秦蕾也参加。秦江涛听说秦蕾也参加应酬，就要说几句话，突然听到电话里传出一片嘈杂声，知道她们已在饭店了，就撂了电话。

秦江涛看看表，已经12点30分了，就决定不做饭了，到附近的一家馄饨馆去吃。那家馄饨馆很有名气，用骨头汤煮馄饨，香得很。他以前常去吃，但随着职务越升越高，去得就少了，原因主要是想得多了。有时觉得自己是个副厅级，后来又是正厅级干部，经常去这种花两三元钱吃个饱的小店吃饭，容易招人议论；有时觉得小店坐落在省委家属区，每次去都遇到机关里的熟人，又打招呼又说几句，麻烦；更怕有人在背后议论，说自己家不是过日子的人家，老婆不做饭，男人在外边对付……仕途真是折磨人，一举一动都得多想。

秦江涛进了卫生间，用毛巾擦了把脸，对照镜子看了看自己。镜中映出的是一张成熟而显得刚毅的长方脸，浓密的眉毛下面是一双明亮而有神的眼

睛。他很感激父母给了自己一双这样的眼睛，这是他脸上最打动人的地方。他生于1954年，属马，今年已经46岁了，鱼尾纹增多了，眼睛里有了些许沧桑，但依旧明亮。对了，郭金娅就是先看上自己的这双眼睛，进而爱上自己的。她说，看着你的眼睛，一句谎话也不敢说。说这话时是18年前了，那时他们正在大学校园里读书……秦江涛愣了一下神，随即缓过来。他又看看自己的穿着：浅灰色的西裤，白色带暗蓝横格的短袖衬衫，脚踏一双黑色的皮鞋。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才放心地走出家门。

下午1点25分，李小保开的奥迪轿车停在省委一号楼前。秦江涛迈出车门，走上阶梯，抬头看见了何维嘉。50岁出头的何维嘉长得矮粗胖，一只大脑袋特别醒目，他看了一眼秦江涛，面无表情地说：“江涛，我在等你。”

一号楼是一座老式灰色建筑，墙壁厚，窗户大，框架高。1946年，我党一位领导人陈云曾在这座楼里主持召开过一次会议，那是一次记入党史的重要会议，因此给这座楼增添了些许神圣色彩。秦江涛常来这座楼，每次走在铺有地板的走廊里，心里都涌起一种无法言表的感觉。所谓无法言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这让有“全省一支笔”之称的秦江涛每每感到无奈。这座三层小楼，一楼是省委秘书长、几位副秘书长的办公室和常委秘书室，二楼是三位省委副书记的办公室和两个小会议室，三楼是省委书记的办公室和常委会议室。在三楼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门口，林振亚的秘书梁建华站在那里，见何维嘉与秦江涛走近了，低声说：“林书记在等你们。”

四位省领导坐在沙发上在说着什么，见秦江涛走进来，都站了起来。林振亚握着秦江涛的手，笑着说：“江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得怎么样？也没有让你休息休息，实在是重要事情呀！”

秦江涛很尊敬眼前的这位省委书记，既敬佩他的领导水平，又敬佩他为人处事的方式。林振亚是江南人，高挑的身材，瘦长的脸，戴着一副白边眼镜，给人以儒雅之气。林振亚“文革”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学校时就显露出较强的组织才能，曾是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离开大学后，他到江南某省的一个县水利局担任技术员，“文革”后走上领导岗位。他任过县水利局局长、副县长、

县长、县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两年前从沿海某省的省委副书记任上交流到属于中部的这个北方省份任省委书记。58岁的林振亚长得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些，白皙瘦长的脸上总是一副沉静的表情。两年前，林振亚刚上任时，秦江涛作为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与其他部门的一些人，陪他马不停蹄地跑了全省的15个地市，他务实、敏锐、平和的特点给秦江涛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官气，更赢得了随行人员的好感。

与林振亚的清瘦相比，年龄相仿土生土长的省长沈昌、省委副书记李一峰就长得比较粗壮，宽阔的脸，宽阔的肩膀，宽阔的腰板，典型的北方人模样。组织部长陈谊是新近从邻省交流过来的，秦江涛与他不熟悉。他年龄与秦江涛差不多，显得很精干。

大家打完招呼，林振亚代表省委开始谈话，他谈话的内容令秦江涛大吃一惊。林振亚说：“江涛同志，上午开完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你任龙城市委书记！”

秦江涛中午吃饭时设想过省领导谈话的多种情况，但唯独没有想过派自己下地市工作这一层。这年代，真是变化快。秦江涛大学毕业到省委工作时，省委机关的有些干部若被派到地市去工作，总是显得极不情愿，现在则是抢着去。龙城是本省仅次于省城的第二大城市，五区八县，六百多万人口，市区就有一百多万人！龙城的重要可从该市市委书记的去向看出来，目前省政府的六位副省长，其中三位是从龙城市市委书记的职位上提拔上来的。一次，沈昌主持省长办公会，恰巧其他三位副省长在外考察或开会，到场的正是这三位副省长。沈昌幽默地说：“今天的省长办公会没有有关龙城的议题。”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秦江涛知道，盯住龙城市委书记位置的人很多，有的人还在做工作，只等着现任市委书记郝学义挪窝呢！出乎意料的是，自己竟成了这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

“龙城市的工作，这两年很‘沉’。前几年，龙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二百多个地级市中排在中游，现在则退到了下游。原来是省内响当当的老二，现在在全省十五个地市中则成了老九。龙城已经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是不是，沈昌同志？”林振亚看着秦江涛，沉沉地说着，又转向沈昌。

沈昌点了点头。

林振亚继续说：“领导班子也不团结，学义同志与宝祥同志工作上不配合，个别班子成员把精力放在了跑官上，有的甚至跑到了北京，我就接到了打招呼的电话，不是一次两次呀！”

林振亚说的宝祥是黄宝祥，曾给李一峰当过秘书，后任龙城市委副书记，现任龙城市市长。

“省委这次是痛下决心呀，把学义同志调出来！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也定了，学义同志到省人大常委会任秘书长，在人大履程序前，和你交接完工作，先到省委组织部报到。”林振亚坚定地说。

秦江涛听了又是一震，郝学义的这个结局，改写了十多年来龙城市委书记工作调整必升副省级的历史。

“时间很紧啊，江涛同志！你今天就回政研室交接工作，明天就去龙城上任，由一峰、陈谊、维嘉同志送你！”林振亚说到这里，向秦江涛提出了几条具体要求。末了说：“真舍不得你这支笔杆子呀，可省委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你去龙城！”

沈昌的谈话侧重龙城的经济社会发展。李一峰则围绕着林振亚、沈昌的谈话内容又强调了一下，陈谊则要求秦江涛今天下午回省委政研室交接好工作。

离开一号楼，秦江涛将关了的手机打开了，铃声响了起来。他接了，是龙城市市长黄宝祥打来的：“江涛啊，欢迎你来龙城任书记，咱们搭班子，可是最佳组合啊！”省委一号楼到省委政研室办公的二号楼也就一百米，秦江涛不愿意在甬道上谈工作，便简短而热情地说：“宝祥，龙城的情况我不熟悉，今后还要请你支持我的工作。我现在要回政研室交接工作，到龙城时咱们好好唠唠。”他收了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是祝贺的。短短的一百米甬道上，秦江涛接了六个祝贺电话。到了二号楼门口，他把手机关了。

工作是比较容易交接的。一年前，秦江涛去中央党校学习前，已将全室的工作向常务副主任交代过。交接完工作，他挨着办公室走了一下，和自己的部下告别。六年前，他从省委组织部教育培训处处长的职位上提拔到这里担任副

主任，两年前又担任了主任，与大家共事这么长时间，要离开了，怎么也得打声招呼。他从最后一个办公室出来时，省委已到了下班时间。陪着的常务副主任说：“中午接风的饭没吃上，晚上一定得吃顿送行的饭。”

秦江涛说：“我明天一早就去龙城报到，要准备准备，今晚就不吃了。我从龙城回省城时在外面吃的第一顿饭就留给政研室，怎么样？”

副主任看着秦江涛认真的表情，只好点点头。

在回家的路上，秦江涛问了一句李小保：“小李，有对象没有？”

“没有。才23岁，着啥急呀！”

郭金娅在家里做好了饭，给秦江涛开门时，脸上堆满了笑，一双好看的丹凤眼闪着光。秦江涛进了门，笑着问：“秦蕾呢？”

“玩电脑游戏呢！”

秦蕾听到爸爸的声音，欢快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跑出来，拉住了秦江涛的手。

“金娅，你中午请人吃饭，带孩子干什么？那种场合不能让孩子参加！”秦江涛想起中午郭金娅打的电话，认真地说。

“真是官升脾气长啊！你去北京学习，一去就是一年，除了春节回趟家，这一年就是我带孩子，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你进门也没问我辛苦不辛苦，就埋怨我？哼！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呢，有喜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什么喜事？”

“你到龙城当书记呀！”

“这算什么喜事？”

“在地市当书记，那多实惠！你看咱家对门，在省直机关工委当副书记时；和你不是一个样？一穷二白！他去了下面一个地级市当了副书记，你看人家，真是变了样！你敢去人家家里吗？到了人家家里看看，回来就觉得到了锅炉房！心理落差就这么大！今年春节，下面来拜年的人敲错了多少次咱家门？”郭金娅连珠炮似的说。

秦江涛看着郭金娅上下翻动的嘴唇，没有吱声。岁月真能改变人，今天的郭金娅与原来的郭金娅简直是判若两人。郭金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工商

干校当老师，三年前，被任省工商局副局长的大学同学调到省工商局个体处当了主任科员，一下子来了个大变化。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秦江涛接了，是祝贺自己工作变动的。郭金娅在一旁说，她回来后已经接了不少这样的祝贺电话。秦江涛非常感慨，现在人事变动消息就像物质短缺时紧俏的商品，大家争着打听行情，而且保不了密。

郭金娅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我中午不是请附中的几个校领导吃饭吗？吃到一半时，附中校长接了一个电话，接完后对我说，今天上午省委研究干部了，他们师范大学新任了一位副校长，还说你被任命为龙城市委书记。这下子场面可变了，由我敬他们酒，变成了他们敬我酒。他们说，按你的年龄，从龙城回来一定能当个副省长，说不定就分管教科文卫体呢，到时请你关照……”

秦江涛听了，愣怔了一下，对一个省级重点中学的校长如此势利感到不可思议。

晚饭一家人吃得很高兴。秦蕾对龙城充满了遐想，她知道那里有一条全国闻名的龙水河。郭金娅兴奋地讲了不少省里这半年发生的大事。

吃完饭，秦江涛进了书房，点着一支烟。他想了想下午几位省领导的谈话内容，又琢磨琢磨明天到龙城的事。他还想到一个问题，龙城目前的局面比较复杂，到龙城后，他不想马上用当地的司机，他看中了李小保。秦江涛给李小保打了电话，把自己的意思说了，让李小保不要急于表态，先与父母商量商量，等明天到龙城后再说。

“江涛，早点睡吧，你明天起早要去龙城呢！”郭金娅站在书房门口说道。

秦江涛见郭金娅穿着一身薄纱睡衣，丰满的身体隐隐地显露出来，一股欲望从身下涌上来，嗓子被烟呛了一下，咳嗽起来。

“江涛，你不是戒烟了吗？怎么又抽了呢？”郭金娅走到秦江涛身边，帮他掐灭了烟。

秦江涛被妻子的关心打动了。他关了书房的灯，进了卧室，脱了衣服上床，郭金娅猛地抱住了他。

二

黄宝祥走出市政府办公楼大门，被迎面的阳光晃了一下眼睛，他手搭额头，朝远处望了望。对面的中心广场，坐着三百多名上访的工人，打着白色横幅。7月的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天气异常闷热。黄宝祥心想，不知市政府秘书长陆鸣生与上访群众谈得怎么样了，他担心工人们会中暑。

龙城市二号线车停在了门前，这是一辆白色的日本丰田越野吉普 4500。司机见黄宝祥虎着脸上了车，吓了一跳，刚想问到哪里，就听黄宝祥急匆匆地说：“去龙城宾馆！”

黄宝祥刚刚与李一峰的秘书田捷东通完电话，打听完才结束的省委常委会议关于龙城市委书记人选的讨论决定情况。当他得知秦江涛要来龙城时，一时惊呆了。他原以为自己能接这个书记。他也设想了几个竞争对手，但觉得都对自己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他比他们的条件要好。他前阵子去省城，看望自己的老领导李一峰，李一峰点化他说，要争取多出政绩，这样在他的升迁

问题上才好说话。黄宝祥跟李一峰跟了五年，他太了解自己的老领导了。李一峰这样说，就是说明自己的一些政绩已被他看在眼里，而他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是极为负责的。谁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秦江涛怎么能来当这个龙城市委书记呢？这个人有点水平不假，可为人不活泛，是那种一条路走到黑的人。黄宝祥对省委的这个决定愤愤不平。论资历，秦江涛也不如自己。他们都是省城那所综合大学“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己学的是数学，秦江涛学的是中文。自己比秦江涛大两岁，入校前是一家千人工厂的车间主任，带着工资上学；秦江涛是边远农村一个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长，所谓的青年突击队长，说到底就是一个农民嘛。大学毕业后，自己分到省计委，秦江涛分到当时的省委农工部，后来两人是一同进的省委组织部。进省委组织部前，自己是副处级，秦江涛是正科级。自己在省委组织部干的是一线处室，在经济干部处、党政干部处干过，秦江涛干的则是机关党委、教育培训处等二线处室。自己从党政干部处副处长任上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一峰身边当正处级秘书，秦江涛才被提拔为教育培训处副处长。自己到龙城所属东堡县任县委书记，秦江涛下去挂职当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自己担任龙城市委副书记时，秦江涛回到省委组织部任教育培训处处长，后来得到提拔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自己当了龙城市市长一年多了，秦江涛才担任省委政研室主任。明摆着，自己的正厅级比秦江涛早了一年多嘛。省委这样安排干部，明显超出了常规，自己不能没有想法。

另外，郝学义调离龙城，他黄宝祥是下了大功夫的。郝学义是土生土长的龙城干部，在当地有很大势力，工作上很霸道。三个月前，省委来考察龙城市领导班子，自己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顾德律费了很大劲，才弄出一些反郝的声音。为此，郝学义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指桑骂槐，拍了桌子。现在，自己种下的果实，倒让别人来收获了。黄宝祥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车在龙城宾馆门前停下了，黄宝祥正要下车，手机响了。郝学义在电话里告诉黄宝祥，他刚接到省委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今晚7点，省领导找他谈话，他现在就去省城，市里的工作请黄宝祥主持一下。

宾馆大堂里，顾德律正在等黄宝祥，他身边站着宾馆总经理高星娜。往常，黄宝祥见到高星娜，总要与她说上几句话，今天却一改往日的习惯，见面就问顾德律：“客人到了吗？”

顾德律是一个大胖子，说话声音洪亮：“在楼上房间洗漱呢，一会儿就下来。开席时间定在 12 点。”

黄宝祥看看手表，还有 10 分钟，就去了一趟洗手间。在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想着如何应对秦江涛上任的事。他突然对仕途感到绝望。想想看，自己今年 48 岁，如果陪着秦江涛干上 3 年，如能接上书记，也已经 51 岁了。51 岁能接上书记，再干几年，年龄明显大了，往上进一步的可能已经很小了。这还得保证期间不出什么变故。李一峰年龄大了，往人大、政协挪是早晚的事，也就不能总指望这位老领导。若自己当不上书记，只当市长，就谈不上有什么光明的前景了。别看市长与市委书记是同级别的干部，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自己的前任被郝学义挤走，到省石油公司当了总经理，那个单位钱倒不缺，但也就是个企业嘛！自己前任的前任调离龙城，到省安全生产办公室当了主任。自己前任的前任的前任调离龙城，到省城那个副省级城市当了副书记。市委书记离开龙城，在使用上明显地与市长拉开了层次。郝学义的前任当了 3 年书记，调离时 50 岁，任副省长。郝学义前任的前任当了一届书记，调离时 47 岁，任副省长。郝学义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当了 4 年书记，调离时 45 岁，任副省长，现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们担任书记时的年龄分别是 47 岁、42 岁、41 岁，比自己现在还年轻呀！

黄宝祥回到宾馆大堂，市经贸委主任已经陪着客人从电梯中走出来。他今天中午要陪的客人是南方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准备在龙城投资建一个大型乳品厂。最近几天，董事长一直在龙城所属的几个县里转，考察奶牛养殖基地，今天上午才回到市里。黄宝祥很看重这个项目，他认为如果这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起来了，可以促进全市农业结构的调整。他原定要好好陪陪这些客人的，由于今天心情不好，匆匆喝了几口酒，就借口还有客人，让顾德律在这里陪着，自己先从宴客的大单间里走出来。

高星娜站在单间门口。这是她的习惯，市党政一把手招待客人，她都要自始至终在外面等候，怕领导有什么事临时吩咐。她见黄宝祥走出来，忙问：“黄市长，有事吗？”

“没有事。我只是有些累，想休息休息。”

高星娜看出黄宝祥有些疲惫，忙叫服务员：“给二楼服务台打电话，让服务员把201房间打开，黄市长要休息一下！”

服务员去打电话，高星娜陪着黄宝祥乘电梯到了二楼，201房间的门已经打开了。这个房间是一个套间，黄宝祥从东堡刚到龙城时，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有时陪客人在宾馆活动，也来这里休息一下。黄宝祥进了房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点着烟吸了起来。高星娜站在沙发边上，为黄宝祥沏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她抬起身子，关切地问：“黄市长，你用不用吃点药？”

黄宝祥看着近在咫尺的高星娜，不由得感叹站在眼前的是绝色美人。高星娜是第二代混血儿，她的祖母是白俄罗斯人。她今年35岁，有着一副魔鬼身材，尤其是胸部，丰满诱人，在素雅的西式套裙的衬托下，令人想入非非。她的脸光滑细腻，长长的睫毛下，深陷的眼窝镶嵌着一双如水的眼睛。不知她用的哪种香水，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黄宝祥没有回答高星娜关切的问话，他把烟扔在烟灰缸里，站起来，隔着茶几抱住了高星娜。

高星娜的脸“腾”地红了，她下意识地向外挣脱了一下。

黄宝祥松开了高星娜，从茶几的右侧走到高星娜的身边，抱起她向里间走去。高星娜在黄宝祥的怀里轻声说：“现在不行，外面有人……”

高星娜的话还没有说完，黄宝祥就把她扔在床上，接着扑了上去。

也不知道裙子是黄宝祥还是高星娜自己拉下来的，见到高星娜洁白的三角短裤，黄宝祥一下子撕碎了它。他进入了高星娜的身体。

“你弄疼我了！”高星娜轻轻地呻吟了一声。

黄宝祥很快就泄了。他从高星娜身上下来，突然清醒了，觉得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在婚外性问题上，黄宝祥有一个认识：那就是从政决不能沾这类事，否则，

一旦暴露，就会身败名裂。在艺术家那里令人津津乐道的浪漫故事，换成从政者，就是惊天动地的丑闻。

年轻时，黄宝祥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长得很像电影明星达式常，在工厂里，追求他的姑娘很多，他选择了同车间的女工方静波做了他的妻子。结婚二十多年来，黄宝祥遇到过几次诱惑，都被他理智地躲开了。最严峻的一次，是他在东堡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县电视台的女播音员爱上了他。那时，他比现在年轻，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候。有一次，省财政厅的几位领导到县里，晚上，县里安排了一场舞会，请了文化局和广播电视局的几位姑娘做舞伴。轮到他与女播音员上场的时候，没想到女播音员贴近他的耳边说：“黄书记，你比电视里的你帅多了。”姑娘的开朗和直率让他吃了一惊，他和她跳了几步，就找借口下了舞场。以后还有几次类似的活动，女播音员都参加了，也和他有一些交谈，姑娘的话语依然直率，既让他感到惊喜，又让他感到不安。方静波与儿子没有跟过来，他一个人在县里住，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女人，有几次就想到了女播音员。他逼迫自己转换念头，不断地思考县里的工作。他想，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出事，这是有前车之鉴的。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位处长，下派到一个县里任县委书记。在县里，这位书记与县委机关的一位年轻女干部搞到了一起。年轻女干部的丈夫发现了两人来往的蛛丝马迹，便略施小计，将书记与女人堵在了被窝里。结果，书记被撤了职，妻子与他离了婚，他在县里待不下去了，跑到海口开起了出租车。这件事在全省传得很广，黄宝祥下来工作时，李一峰还用此事提醒过他。

一次，东堡县在北京搞产品宣介会，县里去了不少人，女播音员由于有宣读材料的任务，也随团赴京。一天晚上，女播音员敲响了黄宝祥房间的门，说来看看他这里有没有书看。黄宝祥将她让进来。女播音员刚刚洗完澡，披肩长发黑亮黑亮的，脸上飘着淡淡的红晕，一双眼睛纯净、深情而又大胆地看着黄宝祥。很快，两人赤裸着到了床上。黄宝祥看到姑娘的裸体，那真是青春四溢，魅力逼人啊！女播音员伏在黄宝祥的耳边说：“我还是处女呢！”黄宝祥一激灵，猛地下了床，他想起了那位开出租车的县委书记。他为女播

音员披上了衣服，姑娘甩开她的手，幽怨地看了他一眼，走了……

坚持了那么久，可今天……黄宝祥看看高星娜，她正低头整理自己的裙子。

“我想给你的，可不是这样。”高星娜走到黄宝祥面前，拉起他的手。

黄宝祥把头伏到高星娜的胸前，双手搂住了她。

“你今天有心事，要好好休息休息！”高星娜抚摸着黄宝祥的头，就像在安慰一个孩子，“我要回办公室换条裙子。”

黄宝祥听到关门声，发了一阵子呆。自己今天的行为太像强暴了，粗鲁，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什么感觉，但绝望的心情没有了。他走进卫生间，擦擦脸，好像有了点精神。黄宝祥心想，秦江涛的上任还远远不能说明自己的仕途已走到了尽头，他还有机会，他还可以创造机会。